



文獻通考卷一百三十四

鄱

陽

馬

端

臨

賈

與

著

樂考七

金之屬雅部

陳氏樂書曰金生於土而別於土其卦則兌其方則西其時則秋其風闊其聲鈞羽其音則鏗立秋之氣先王作樂用之以爲金奏焉周官鐘師掌金奏鑄師掌金奏之鼓鼓人掌四金之聲音孟子曰金聲是也金奏之樂未嘗不用鼓特謂之金者以金爲主故也禮曰內金示和也又曰入門而金作示情也國語曰金奏肆夏莊子曰金石有聲不考不鳴則奏金而鳴之內以示情外以示和也音之寶也

鐘 世本云黃帝工人垂所造山海經云炎帝之孫鼓延始爲鐘又禮記云垂之孫鄭元云垂矣時鐘工未知孰是

和五音傳曰黃帝命伶倫與營拔作十二鐘

呂氏春秋曰黃帝命伶倫鑄十二鐘

鉄銑鍾口兩角 鐵銑謂之于于上謂之鼓鼓上謂之鉦鉦上謂之舞

此四名者鐘體也鄭云于于上謂之角角上謂之舞

之衡此二名者鐘頭懸謂之旋 旗蟲謂之幹

旋屬鐘柄所以悬之也鄭云旋蟲者旋以兩角也

鐘謂之鐘帶謂之篆篆間謂之鐘帶

枚枚閒謂之景

帶所以介莫名也介在于鼓鉦鉦兩側也

于于上之櫛謂之隧

櫛所擊之處櫛在鼓中

鑄而生光有似夫隧櫛音靡又莫質反笙音烏華反十分共鉄五二以爲鉦以其鉦謂之鉦閭去一分以爲之鼓閭以其鼓閭爲之舞修去

二分以爲舞廣

此言鉦之徑居鉦徑之八分而鉦間與鉦之徑相應鼓間又居鉦徑之六與鉦修相應舞修與鉦徑假設之耳其鉦之形則各隨鐘之制爲長短大小也凡言問者亦爲從篆以分之鉦間亦當六今時鐘或無鉦間

也舞間方四則鼓間六亦其方也鼓六鉦六舞四此鐘口十者其長十六也鐘之大數以律爲度廣長與圓徑假

設之耳其鉦之形則各隨鐘之制爲長短大小也凡言問者亦爲從篆以分之鉦間亦當六今時鐘或無鉦間

以其鉦之長爲之甬長并衡數也以其甬長爲之圍參分其圍去一以爲衡圍

上又小分

甬居甬

衛居甬

設其旋

今衡居一分則參分旋亦二在上一下以鐘掉則聲不正

是故大鐘十分其鼓間以其一爲之厚小鐘十分其鉦間以其一爲之厚

言若此則不石

同方六而今宜異又十分之一猶太厚皆非也若言鼓外鉦外則近之鼓外二鉦外一

鐘大而短則其聲疾而短淺則躁躁則易竭鐘小而長則其聲舒而遠聞

深則安難息爲隧六分其厚以其一爲之深而圓之

厚鐘厚也深謂之也其鑿圓

國語周景王將鑄無射而爲之大林

作無

謂無射而爲大林以覆之其律中林鍾也或云篇無射以鍾之數名之也

若無射復有大林以覆之無射陽聲之細者也

林天鐘聲以爲耳也耳所不及非鐘聲也

之聲也非法鐘猶目所不見不

可以爲目也

若目之精明所不見亦不可施以目也耳目之察度也不過步武尺寸之間

六尺爲步雲半步爲步頃其察

色也不過墨丈尋常之間

五尺爲墨倍墨爲丈耳之察和也在清濁之間

清濁律中之變黃鍾爲宮則濁大呂爲角則清也

其察清濁也

不過一人所勝也

是故先王之制鐘也大不出鈞重不過石

者所謂鈞音之法也以木長六尺律度量衡於是乎生

平生

律五音陰陽之法也度丈尺也量斗斛也衡有斤兩之數生於黃鍾黃鍾之管容乘

千二百粒百爲銖是爲一龠龠二爲合合重一兩故曰律度量衡於是乎生也

出

鑄也易曰制器者尚其象小故聖人慎之今王作鐘也聽之弗及耳不及知其清濁也比之不度不中

鐘聲不可以

知和耳不能聽故不可以

制度不可以出節衡之節也

量無益於樂而鮮民財將焉用之夫樂不過以聽耳而美不過以觀目若聽樂而震觀美而眩患莫甚焉問於伶州鳩對曰臣聞之琴瑟尚宮

輕者從大重者從鐘故琴瑟尚宮

鐘尚羽故尚羽

石尚角石磬也輕於鐘故尚匏竹利制匏笙也竹簫管也利制以石尚角角清潤之中也

聖人保樂以愛財財以備器樂以殖財省風土而紀農事故曰樂以殖財故樂器重者從細重謂金

尚細尚細聲也

謂鐘

輕者從天

輕絲也

從大

和謂石尚角也

謂鐘

重音也

謂鐘

草木一聲

革鼓

一整無清濁之變也

夫政象樂樂從和

和從平

和八音克諧也

下細大不踰也

故聲以和樂律以平聲

以式八音而調樂也

其云黃鐘爲宮林鐘

姑洗爲角所以平五聲也

金石以動之

鐘磬

所以徵太蔟爲商南呂爲羽

姑洗爲角所以平五聲也

金石以動之

動五聲也

絲竹以行之

管絃所行之也

詩以道之

道已志也

書歌以詠之

詩言志

依匏以宣之

宣發

瓦以贊之

贊助

革木以節之物得其常

曰樂極物事也

極中也

極之所集

曰聲聲會也

言中和之聲應

相保曰和

保和

細大不踰曰平

細大之聲不相踰

起曰平始是不平也

始是而鑄之金

鑄金以爲鐘也

磨之以石

爲磬也

繫之以絲木

繫之以絲

太蔟爲商南呂爲羽

姑洗爲角所以平五聲也

越謂之匏竹

越謂之匏竹以爲笙管也

越謂之節之鼓

節其長短而行之

以達八風

送順也傳曰所以節八

音而行八風也

今無射有大林是不平也

如是而鑄之金

鑄金以爲鐘也

磨之以石

爲磬也

繫之以絲木

無散陽

謂積也積陰而發則憂有霜雪散陽

謂之越謂之越謂之越謂之越

謂之越謂之越謂之越謂之越

謂之越謂之越謂之越謂之越

謂之越謂之越謂之越謂之越

謂之越謂之越謂之越謂之越

謂之越謂之越謂之越謂之越

謂之越謂之越謂之越謂之越

謂之越謂之越謂之越謂之越

置故妨於樂

細抑大陵不容於耳非和也

抑而不聞不容於耳

不客於耳不能客別也

細無射大大林也

言大聲陵之細聲

聽聲越遠非平也

妨正直財

過度用

勞也

故曰樂正今細過其主妨於正

是作細而大過其律妨於正聲也

用物過度妨於財

過度用

金多也

正害財置妨於樂

樂從和令正害財

置故妨於樂也

細抑大陵不容於耳非和也

抑而不聞不容於耳

不客於耳不能客別也

細無射大大林也

言大聲陵之細聲

聽聲越遠非平也

妨正直財

過度用

聲不和平非宗官之所責也

微細迂遠也宗官宗伯也

樂官屬焉

樂官屬焉

德音不愆以合神人

祀享宴也

神是以寧民是以聽若夫匱

財用罷民力以逞淫心聽之不和比之不度無益於教而離民怒神非臣之所聞也

王不聽州鳩曰王其以心疾

死乎夫樂天子之職也夫音樂之興也

樂因音而行也

而鐘音之器也

音由器

天子省風以作樂器以鍾之

鍾聚興以行

乎道之以中德詠之以中音

中德中庸之德舞也

中音中和之音也

德音不愆以合神人

祀享宴也

神是以寧民是以聽若夫匱

財用罷民力以逞淫心聽之不和比之不度無益於教而離民怒神非臣之所聞也

王不聽州鳩曰王其以心疾

死乎夫樂天子之職也夫音樂之興也

樂因音而行也

小者不窕他刀反窕

不滿也大者不撫大不入也

窕則不惑人心也

撫則不容心也

心不堪也

心是以感感實生疾

今鐘櫬矣王心不堪其能久乎

陳氏禮書曰典同凡爲樂器以十有二律爲之度數單穆公曰先王之制鐘也

大不出鉤重不過石律度量衡於是乎生則樂器待律然後制而律度又待鐘然後生故有十二辰之鐘以應十二月之律十二辰之鐘大鐘也大鐘特縣詩書爾雅所謂鏞是也非十二辰之鐘則編焉周禮所謂編鐘是也鐘體之別五鑄于鼓鉦舞是也鐘柄之別二甬衡是也衡上有旋旋節有蟲介於于鼓舞之間有帶布於帶間有枚先儒曰銑金之澤者又曰銑小鑄也鐘鑄亦謂之銑其以類鑄然也于則銑間之曲祛者也鼓則于上之待枷者也鉦則鼓舞之正中者也舞則聲之震動於此者也甬出舞上者也衡橫甬上者也帶類篆故謂之篆乳有數故謂之枚然鐘之長短徑圍經無明證其言十分其銑去二以爲鉦以其鉦爲之銑間者鉦體之徑居銑間之八也去鉦一分以爲之鼓間者鼓間之徑居銑間之六也以其鼓間爲之舞修修舞之徑也舞徑亦居銑間之六也去舞徑一分以爲舞廣廣舞之長也舞長居銑間之四也舞長四而徑間亦四鼓間徑六而長亦六鄭氏以爲此鐘口十其長十六也凡樂器以十有二律爲之度數若黃鍾之律九寸十六之而銑取其十以爲度則銑徑五寸有奇鉦鼓舞之所居者遞去三分則舞修三寸有奇舞廣二寸有奇林鍾之律六寸十六之而銑取其十以爲度則銑徑三寸有奇鉦鼓舞之所居者遞去二分則舞修二寸有奇舞廣一寸有奇餘律之鐘亦然賈公彥曰律各倍半以爲鐘舉一端也大鐘十分其鼓間以其一爲之厚小鐘十分其鉦間以其一爲之厚蓋鉦體居銑之六與鼓間同鉦間又殺矣與鼓間異此所以各十分之以爲厚薄鄭氏曰鼓鉦之間同方六而今宜異又十分之一猶太厚皆非也若言鼓外鉦外則近之鼓外二鉦外一以謂鼓外二間鉦外一間而十分之以其一爲厚薄其說誤矣陳氏樂書曰嘗考唐史商盈孫按鳬氏鑄銑于鼓鉦舞之法用算法乘除鑄鐘之輕重高下定編鐘之制黃鍾九寸五分倍應鍾三十三分有半差爲四十八字口項之量徑衝之圍莫不有齊量焉使工按圍鑄之凡二百四十

枚及其成也音韻與磬協矣今太常所用舊鐘無慮千枚其間或類古法大抵出盈孫所造也外此則器律短而聲高矣聖朝嘗語李照制管調律而更鑄焉其法悉圓其形而弇一孔其上出柄蟠龍之節雖和應於一時然較古鐘如鈴而不圓者異矣唐制凡私家不設鐘磬三品以上女樂五人五品以下不過三人是不知周官大胥樂縣之制也

鑄書笙鑄以閒詩鼓維鑄註云鑄大鐘也爾雅大鐘曰鑄

鍤周禮鍤師註鍤如鐘而大禮書韋昭杜預云小鐘儀禮鍤從薄與鉞鍤之鍤同隋志金之屬二曰鍤鐘每鐘懸一簾簾各應律呂之應卽黃帝所命伶倫鑄二鐘和五音者也宋仁宗明道初詔定大樂集賢校理李照言古者鍤鐘擊爲節檢而無合興之義大射有二鍤皆亂擊焉後周以十二鍤相生擊之景德中李宗諤領太常總考十二鍤鐘而樂工相承殿庭習用三調六曲三調者黃鍤太簇蕤賓也六曲者調別有隆安正安二曲郊廟之縣則環而擊之宗諤上言曰金部之中鍤鐘爲難如一聲不及則宮商失序使十二鍤皆精習則遲速有倫隨月用律諸曲無不通矣真宗因詔黃鍤太簇二宮更增文舞武舞福酒三曲至是詔馮元等詢考擊之法元等奏言後周嘗以相生之法擊之音韻克諧國朝亦用隨均合曲然但施殿庭未及郊廟謂宜使十二鐘依辰列位隨均爲節便於合樂仍得并施郊廟若軒縣以下則不用此制所以重備樂尊王制也詔從焉慶歷四年大安樂成詔侍臣觀新樂於紫宸殿凡鍤十二黃鍤高二尺二寸半廣一尺二寸鼓六鉦四舞六甬衝并旋蟲共高八寸四分隧徑二寸二分深一寸二釐蒙帶每面縱者四橫者四枚景挾鼓與舞四處各有九每面共三十六兩槧間一尺四寸容九斗九升五合重一百六斤大呂以下十一鐘並與黃鍤同制而兩槧間遞減至應鍤容九斗

三升五合而其重加至應鍾重一百四十八斤並如新律本律議者以爲周禮大鐘十分其鼓間以其一爲之厚小鐘十分其鉦間以其一爲之厚則是大鐘宜厚小鐘宜薄今大鐘重一百六斤小鐘重一百四十八斤則小鐘厚非也五年二月乾寧軍進古鐘一送詳定所四月知制誥王洙奏黃鍾爲宮最尊者但聲有尊卑耳不必在其形體也言鐘磬依律數爲大小之制者經典無正文惟鄭康成立意言之亦自云假設之法孔穎達作疏因而述之據歷代史籍亦無鐘磬依數大小之說其康成穎達等卽非身曾制作樂器至如言磬前長三律二尺七寸後長二律一尺八寸是磬有大小之制者據此以黃鍾爲律臣曾依此法造黃鍾特磬者止得林鍾律聲若隨律長短爲鐘大小之制則黃鍾長二尺二寸半減至應鍾則形制大小比黃鍾才四分之一又九月十月以無射應鍾爲宮卽黃鍾大呂反爲商聲宮小而商大是君弱臣強之象今參酌其鍛鐘特磬制度欲且各依律數算定長短大小容受之數仍以皇祐中黍尺爲法鑄大呂應鍾鐘磬各一卽見形制聲韻所歸奏可五月翰林學士承旨王拱辰言奉詔詳定大樂比臣至局鐘磬已成竊緣律有長短磬有大小黃鍾九寸最長其氣陽其象土其正聲爲宮爲諸律之首蓋君德之象不可並也今十二鐘磬一以黃鍾爲率與古爲異臣亦嘗詢逸璇等皆言依律大小則聲不能諧故臣竊有疑請下詳定大樂所更稽古之義參定之是月知諫院李允言曩者紫宸殿閣太常新樂議者以鐘之形制未中律度遂斥而不用復詔近侍詳定竊聞崇天院聚議而王拱辰欲更前史之義王洙不從議論喧嘵夫樂之道廣大微妙非知音入神豈可輕議西漢去聖尚近有制氏世典大樂但能紀其鏗鏘而不能言其義況今又千餘年而欲求三代之音不亦難乎且阮逸罪廢之人安能通聖明述作之事務爲異說欲規恩賞朝廷制樂數年當國財匱乏之時煩費甚廣器既成矣又欲改爲雖命兩府大官監議然未能裁定其當請

以新成鐘磬與祖宗舊樂參校其聲但取和諧近雅者合用之 大觀間議禮局言伶州鳩曰大鈞有鍔無鐘鳴其細也細鈞有鐘無鍔昭其大也然則鐘大器也鍔小鐘也以宮商爲鈞則謂之大鈞其聲大故用鍔以鳴其細而不用鐘以角徵羽爲鈞則謂之小鈞其聲細故用鐘以昭其大而不用鍔然後細大不踰聲應相保和平出焉是鍔鐘兩器其用不同故周人各立其官後世之鍔鐘非特不分大小又混爲一器復於樂架編磬之外設鍔鐘十二以配之則於義重複乞宮架樂去十二鍔鐘止設一大鐘爲鐘一小鐘爲鍔一大磬爲特磬以爲衆磬所依詔可

剽爾雅鐘中者曰剽

音漂

棧爾雅鐘小者曰棧 晉時剡縣民於田中得一鐘長三寸口徑四寸銘曰棧蓋唐時岑陽耕者得古鐘高尺餘楊枚叩之曰此姑洗角也既剗拭有刻在兩鑄果然 陳氏樂書曰虞夏之時小鐘謂之鐘大鐘謂之鏞周之時大鐘謂之鐘小鐘謂之鏞則鍔之爲用其實編鐘也編鐘之用其實歌鐘也一器而三名之各有攸趨爾 又曰莫非鐘也大者謂之鏞以民爲大故也書言笙鏞詩言鼓鼓維鏞鏞鼓有數是已小者謂之棧以象功之淺者也昔晉人得鐘長三寸口徑四寸銘曰棧是已若夫大而不鏞小而不棧則又掠其大小之聲而歸於中焉其斯已爲剽歟儀禮大射阼階之東笙磬其南笙鐘其南鏞西階之西頌磬其南笙鏞其南鏞皆南陳國語曰細鈞有鐘無鍔昭其大也大鈞有鍔無鐘甚大無鍔鳴其細也蓋細鈞角徵也必和之以大故有鐘無鍔大鈞宮商也必和之以細故有鍔無鐘則鍔小鐘大明矣晉語左傳鄭伯嘉納晉之寶鄭人賂晉侯歌鐘二肆及其鍔韋昭杜預皆以鍔爲小鐘然言歌鐘及其鍔則鐘大鍔小可知鐘師掌金奏大鐘也鍔師掌金奏小鐘也許慎曰鍔鏞于之

屬所以應鐘磬也於理或然鄭康成謂鑄如鐘而大孫炎郭璞釋大鐘之鑄亦名爲鑄不亦失小大之辨歟以經考之自虞至周鑄大而鐘小自周公制禮鐘大而鑄小雖有改制之名無變大小之實也秦漢以來鐘鑄之制小者或數寸大者或容千石皆不本律度故梁去衡鐘而設鑄隋疑無射之鑄無合曲之義乃襲後周以十二鑄相生擊之聲韻始克諧矣聖朝之初鑄鐘有三調六曲更詔依均擊之與編鐘相應要知失細大之制非成周制作之意也傳曰黃鍾之鐘容秬黍一斛一斛八斗爲度國語曰度律均鐘以定中聲白虎通曰鑄者時之聲也節度之所主也有節度則萬物昌無節度則萬物亡

編鐘 小胥凡縣鐘磬十爲堵全爲肆註曰鐘磬編縣之二八十六枚而在一簴謂之堵鐘一堵磬一堵謂之肆十六枚之數起於八音倍而證之故十六也禮書曰後世宗鄭氏說用四清聲以爲夷則南呂無射應鐘四宮管短則減黃鍾大呂太簇姑洗四管之半以爲清聲而應之則樂音諧今大晟樂宗前代制亦用十六枚以十二枚爲正鐘四枚爲清鐘焉 隋志金之屬二曰編鐘小鐘也各應律呂大小以次編而懸之上下皆八合十六鐘縣於一簴簴 宋仁宗明道初改制大樂命集賢校理李照等預議翰林學士馮元等同共討論時太常鐘磬每十六枚爲一簴而四清聲相承不擊照因上言十二律聲已備餘四清聲乃鄭衛之樂請於編縣止留十二中聲去四清鐘則哀思邪僻之聲無由而起也元等駁之曰前聖制樂取法非一故有十三管之和十九管之策三十六簧之竽二十五絃之瑟十三絃之第九絃七絃之琴十六枚之鐘磬各自取義竈有一之於律呂專爲十二之數也且鐘磬八音之首春秋號樂總言金奏詩頌稱美實依磬聲此二器非可輕改今照欲損爲十二不得其法於古臣等以爲不可且聖人所以十二律各配一鐘又設黃鍾至夾鐘四清聲以附正聲之次原其四清之意蓋爲

夷則至應鍾四宮而設也夫五音宮爲君商爲臣角爲民徵爲事羽爲物不相凌謂之正迭相凌謂之慢百王之不易也聲重大者爲尊輕清者爲卑卑者不可加於尊古今之所同也故列聲之尊卑者事與物不與焉何則事爲君治物爲君用不能尊於君故也惟君臣民三者則自有上下之分不得相越故四清聲之設正謂臣民相避以爲尊卑也今若止用十二鐘旋相者擊至夷則以下四管爲宮之時臣民相越上下交戾則凌犯之音作矣此甚不可者也其鐘磬十六皆本周漢諸儒之說及唐家典法所載欲損爲十二惟照獨見臣以爲且如舊制便帝令櫂用十二枚爲一格且詔曰俟有知音者能考四鐘協調清濁有司別議以聞元祐閒范鎮爲樂論上之其論鐘曰夫鐘之制周官鳩氏言之甚詳而訓解者其誤有三若云帶所以介其名也介在于鼓鉦舞甬衡之上其誤一也又云舞上下促以橫爲修從爲廣舞廣四分今亦去徑之二分以爲間則舞間之方常居銑之四也舞間方四則鼓間六亦其方也鼓六鉦六舞四既言鼓間與舞修相應則鼓與舞皆六所云鉦六舞四其誤二也又云鼓外二鉦外一彼既以鉦鼓皆六無厚薄之差故從而穿鑿以遷就其說其誤三也今臣所鑄編鐘十二皆從其律之長故鐘口十者其長十六以爲鐘之身鉦者正也居鐘之中上下皆八下去二以爲之鼓上去二以爲之舞則鉦居四而鼓與舞皆六是故于鼓鉦舞篆景樂隧甬衡旋蟲鐘之文也著於外者也廣長空徑厚薄大小鐘之數也起於內者也若夫金錫之齊與鑄金之狀率按諸經差之毫釐則聲有高下不可不審其鑄鐘亦以此法而四倍之今太常鐘無大小無厚薄無金齊一以黃鍾爲率而磨以取律之合故黃鍾最薄而輕自大呂以降迭加重重是以卑陵尊以小加大其可乎且清聲者不見於經惟小胥註云鐘磬者編次之二八十六枚而在一簣謂之堵至唐又有十一清聲其聲愈高尤爲非是國朝舊有四清聲置而弗用至劉幾用之與鄭衛無異楊徐註元

祐樂諱以破鐘說曰鎮謂清聲不見於經惟小胥註云鐘磬者編次之十六枚而在一簾謂之堵至唐又有十二清聲其聲愈高尤爲非是國朝舊有四聲置而弗用至劉幾用之與鄭衛無異按編鐘編磬十六其來遠矣豈獨見於周禮小胥之註哉漢成帝時犍爲郡於水濱得古磬十六枚帝因是陳禮樂雅頌之聲以風化天下其事載於禮樂志不爲不詳豈因劉幾然後用哉且漢承秦秦未嘗制作禮樂其稱古磬十六者乃二帝三王之遺法也其王朴樂內編鐘編磬以其聲律太高歌者難逐故四清聲道而不用及神宗朝下二律則四清聲皆用而諧協矣周禮曰鳴氏爲鐘薄厚之所震動清濁之所由出則清聲豈不見於經哉今鐘簫笛埙箇箎巢笙和笙獻於朝廷簫必十六管是四清聲在其間矣自古無十二管之簫豈簫韶九成之樂已有鄭衛之聲乎禮部太常亦言鎮樂法自係一家之學難以參用而樂如舊制陳氏樂書曰先王作樂以十有二律爲之數度以十有一聲爲之齊量紀之以三平之以六歸於十二天之道也然則以十有一辰正鐘磬樂縣之位豈他故哉凡以齊量數度考中聲順天道而已蓋編鐘十二同在一簾爲一堵鐘磬各一堵爲肆春秋傳歌鐘二肆則四堵也小胥之職凡縣鐘磬半爲堵全爲肆是鐘磬皆在所編矣磬師掌教擊磬擊編鐘於鐘言編則磬可知明堂位曰叔之離磬編則雜離則特謂之離磬則特懸之磬非編磬也言磬如此則鐘可知也荀卿言縣一鐘大戴禮言編縣一言特縣鐘磬如此則編鐘編磬亦可知豈非金石以動之常相待以爲用乎由是觀之鐘磬編縣各不過十二古之制也漢服虔以十二鐘當十二辰更加七律一縣爲十九鐘隋之牛洪論後周鐘磬之縣長孫紹按國語書傳七律七始之制合正倍爲十四梁武帝又加濁倍三七爲二十一後魏公孫崇又參縣之合正倍爲二十四至唐分大小二調兼用十六二十四枚之法皆本二變四清言之也歛於二變者不過濁於國語書傳破於四清者不過濁於樂緯

皆非聖經之意也惟聖朝李照范鎮廢四清用十二律之議何其智識之明而遠過於諸子乎李照雖知去四清而不知去二變猶不去四清也將何以成和樂邪真目論也

編鐘宮縣用之先儒設於甲丙庚壬之位十二律各有正聲說取黃鐘至夾鐘四律爲清聲此牛洪據鄭

康成及樂之說也

古者編鐘編磬登歌用之以節歌句故堂上擊黃鍾特鐘而堂下編鐘

應之上下唱和之道也

青鐘 赤鐘 黃鐘 白鐘 黑鐘 昔黃帝作五聲正五鐘一曰青鐘大音二曰赤鐘心聲三曰黃鐘洫光四

曰景鍾昧其明五曰黑鐘隱其帝五聲既調然後作五行淮南子謂孟秋之日西館御女白色自綵撞白鐘是也

宋徽宗崇寧三年作大晟樂鑄景鐘成景鐘者黃鐘之所自出也垂則爲鐘仰則爲鼎鼎之大終於九斛中聲

所極製煉玉屑入於銅齊精純之至音韻清越其高九尺拱以九龍惟天子親郊乃用之立於宮架之中以爲君

闕於是命翰林學士承旨張康國爲之銘其文曰天造我宋於穆不已四方來和十有二紀樂象厥成維其時矣

迪惟有夏度自禹起我龍受之天地一指於論景鐘中聲所止有作於斯無與於彼九九以生律呂根柢維此景

鐘非弇非侈在宋之庭屹然特峙天子萬年既多受祉維此景鐘上帝命爾其承伊何以燕翼子永言寶之宋樂

之始大中大夫劉晏編修樂書金部有七曰景鐘以爲景鐘乃樂之祖而非常用之樂也黃帝五鐘一曰景鐘景

大也鐘西方之聲以象厥成惟功大者其鐘大世莫識其義久矣其聲則黃之正而律呂由是生焉平時弗考風

至則鳴紹興十三年命給事中段拂等討論景鐘制度按大晟樂書黃帝有五鐘一曰景鐘者大也黃鐘者樂

所自出而景鐘又黃鐘之本故爲樂之祖惟天子郊祀上帝則用之自齊宮詣壇則擊之以召至陽之氣既至聲

闕眾樂乃作祀事既畢陞輦又擊之蓋天者羣物之祖今以樂之祖感之則天之百神可得而禮音韻清越拱以

九龍立於宮架之中以爲君園環以四清聲鐘磬鑄鐘特磬以爲臣圍編鐘編磬以爲民圍內設寶鐘球玉外爲龍簾風琴景鐘之高九尺其數九九寶高八尺一寸垂則爲鐘仰則爲鼎鼎之大中於九斛退藏寶八斛有一焉內出皇祐大樂中黍尺參以太常舊藏黃鍾律編鐘高適九寸正相脗合遂遵用黍尺製造鐘成左僕射秦檜爲之銘其文曰皇宋紹興十六年中興天子以好生大德既定寰宇乃作樂以暢天地之化以和神人維茲景鐘首出衆樂天子專用諸禋祀謹拜手稽首而獻銘德純懿兮舜文繼躋壽域兮孰内外薦上帝兮偉茲器聲氣應兮同久視貽子孫兮彌萬世陳氏樂書曰尚書大傳天子左五鐘右五鐘出撞黃鍾左五鐘皆應然後少師奏登車告出也撞蕤賓右五鐘皆應然後少師奏登堂就席告入也由是觀之黃鍾所以奏肆夏也蕤賓所以奏采齊也出撞陽鐘而陰應之是動而節之以止入撞陰鐘而陽應之是止而濟之以動易序卦物不可以終動不可以終止之意也樂師言行以肆夏先於趨以采齊豈主出言之邪禮記趨以采齊先於行以肆夏豈主入言之邪大戴禮言步中采齊趨中肆夏誤矣後世奏永至之樂爲行步之節豈效古采齊肆夏之制歟

金鑄 鍧子 周禮小師以金鑄和鼓其形象鐘頂大腹攢口弇以伏獸爲鼻內縣子鈴銅舌凡作樂振而鳴之與鼓相和國語曰戰以鍧子儆其民也又黃池之會吳王親鳴鐘鼓鍧子振鐸則鍧之和鼓以節聲樂和軍旅其來尚矣後世之制或爲兩馬之形或爲蛟龍之狀引舞用焉非周制也容齋洪氏隨筆曰周禮鼓人掌教六鼓四金之音聲以節聲樂四金者鍧鑄饒鐸也以金鑄和鼓鄭氏註云鍧鍧子也圓如碓頭大上小下樂作則鳴之與鼓相和賈公彥疏云鍧子之名出於漢之大子樂官南齊始興王鑑爲益州刺史廣漢什邡民段祚以鍧子獻鑄古禮器也高三尺六寸六分圍二尺四寸圓如筒銅色黑如漆甚薄上有銅馬以繩縣馬令去地尺餘灌之以

水又以器盛水於下以芒莖當心跪注鐸于以手振芒則其聲如雷清響良久乃絕古所以節樂也周斜斯徵精三禮爲太常卿自魏孝武西遷雅樂廢闕樂有鐸于者近代絕無此器或有自蜀得之皆莫之識徵曰此鐸于也衆弗之信遂依干寶周禮註以芒箇將之其聲極振乃取以合樂焉宣和博古圖說云其製中虛椎首而殺其下王黼亦引段祚所獻爲證云今樂府金鐸就擊於地灌水之制不復考矣是時有虎龍鐸一山紋鐸一圓花鐸一繫馬鐸一龜魚鐸一魚鐸二鳳鐸一虎鐸七其最大者重五十一斤小者七斤淳熙十四年澧州慈利縣周叔王墓傍五里山擢蓋古墓也其中藏器物甚多予甥余玠宰是邑得一鐸高一尺三寸上徑長九寸五分闊八寸下口長徑五寸八分闊五寸虎紐高一寸一分闊寸一分并尾長五寸五分重十三斤紹熙三年予仲子簽書峽州判官於長陽縣又得其一甚大高二尺上徑長一尺六分闊一尺四寸二分下口長徑九寸五分闊八寸虎紐高二寸五分足闊三寸四分并尾長一尺重三十五斤皆虎鐸也予家蓄古彝器百種此遂爲之冠小鐸無缺損扣之其聲清越以長大者破處五寸許聲不能渾全然亦可考擊也後復得一枚與大者無小異自峽來賓諸筠籠中取者不謹斷其紐匠以藥錠而糊之遂兩兩相對若三禮圖景祐大樂圖所畫形製皆非東坡志林記始興王鑑一節云記者能道其尺寸之詳如此而拙於遺詞使古器形制不可復得其彷彿甚可恨也正謂此云

金鑄 金鉦 丁寧 周禮鼓人以金鑄節鼓司馬職公司馬執鑄軍行鳴鑄詩曰鉦人伐鼓國語曰鼓丁寧春秋傳曰射汰輒而著於丁寧說文曰鑄鉦也韋昭曰丁寧鉦也鄭康成曰鑄如小鐘軍行鳴之以爲鼓節蓋自其聲濁言之謂之鑄自其微人言之謂之丁寧自其正人言之謂之鉦其實一也後世合宮縣用之而有流蘇之飾非周制也先儒謂非雅樂之器是不稽四金以節聲樂之過也

近代有大銅鑄縣
而擊之亦此類

大金鐃 小金鐃 小鉦 周禮鼓人以金鐃止鼓大司馬卒執長鐃以其聲譟譟然故以鐃名之說文曰鐃小鉦也象鐘形旁有二十四銚飾以流蘇柄中上下通漢鼓吹曲有鐃歌所以退武舞也豈亦周之遺制歟蓋其小者似鉦有柄無舌執而鳴之以止鼓大者象鐘形薄旁有二十四銚宮縣用之飾以流蘇蓋應律聲而和樂也

金鐸 周禮鼓人以金鐸通鼓兩司馬執鐸三鼓攢鐸振鐸樂記曰夾振之而駟伐盛威於中國也司馬法曰鐸聲不過琅釋名曰鐸度也號令之限度也則鐸大鉦也舞者振之警衆以爲節是金鐸以金爲舌所以振武事也舞武事者執之晉荀氏曰趙人牛鐸以諧樂亦得古人之遺也

掩上振之爲攢 捷者止行息氣也

陳氏樂書四金通論曰聖人作易參天兩地而倚數因三而三之其數六因兩而兩之其數四鼓陽也而六之參天之數也金陰也而四之兩地之數也六鼓四金之音聲以節聲樂以和軍旅以正田役必掌以鼓人者鼓爲樂之君故也蓋六鼓之有四金猶六律之有六呂未有能偏廢者也故鐘之聲湊鐸之聲濁鐃之聲高鐸之聲明湊則陰與陽和故可以和鼓倡而和之故也鐸則承陽而節之故可以節鼓行而節之故也高則陰勝於陽而可以止鼓退而止之故也明則陰與陽通而可以通鼓作而通之故也在易之艮位之終止也位之終止則窮故以漸進繼焉旣濟治之終止也治之終止則亂故以未濟終焉亦六鼓終於通鼓之意也大司馬言鐸鐃則鳴之而已鐸則或振或攢其用則先鐸而後鐃與此不同者此言理之序大司馬言用之序故也然大司馬不言鐘者以大司馬方習戰陳之事非倡和之時故也釋名金鼓校號也將帥號令之所在也左傳曰凡師有鐘鼓曰伐呂氏春秋曰金鼓所以一耳也法令所以一心也孫子曰夫金鼓所以一人之耳目也人旣專一則勇者不得獨進怯者不得獨退此一衆之法也由是觀之金鼓之用於軍旅則將軍之氣一軍之形候也況用之以節聲樂者乎後世以角代金非古制也

木鐸

書曰迺人以木鐸徇於路記曰振木鐸於朝天子之政也小宰正歲率治官之屬而觀治象小司徒正歲

率其屬而觀教象之法皆徇以木鐸小司寇正歲帥其屬而觀形象令以木鐸宮正司烜以之修火禁於國中鄉師凡四時之召以之徇於市朝士掌國五禁之法以之徇於朝是木鐸以木爲舌所以振文事也故舞文事者執之振文事一也在帝王天子則行而爲政在元聖素王則言而爲教天將以夫子爲木鐸豈非言而教之之事歟

金鐸形如鐸有柄金舌木鐸形如金鐸稍矮如甌有柄木舌

金之屬
胡部

陳氏樂書曰周官韻師掌教韻樂旄人掌教舞夷樂鞮鞞氏掌四夷之樂與其聲歌凡祭祀饗燕用焉然則胡部之樂雖先王所不廢其用之未嘗不降之於中國雅部之後也故韻師旄人鞮鞞氏所以居大司樂之末歟後世以觱篥爲頭管進之雅部之前失先王所以立樂之方也臣嘗觀漢明帝時北單于來請音樂詔報曰前單于言先帝時賜呼韓邪等瑟箒箇皆敗願復裁賜念單于國尙未安方屬武節以攻戰爲務竽瑟之用不如良弓利劍故不以齋朕不愛小物於單于也然則匈奴亦通用中國樂矣用華音變胡俗可也以胡音亂華如之何而可方響 鐵響 梁有銅磬蓋今方響之類也方響以鐵爲之修八寸廣二寸圓上方下架如磬而不設業倚於架上以代鐘磬人間所用者纔三四寸周正樂載西涼清樂方響一架十六枚具黃鍾大呂一均聲唐武宗朝朱崖李太尉有樂史廉郊嘗攜琵琶於池上彈琵琶調忽聞芰荷間有物躍出其岸視之乃方響銅質也豈指撥精妙能致律呂之然邪和凝有響鐵之歌蓋本諸此

編鐘

唐西涼部非特有方響亦有編鐘焉豈中國之制流入於夷狄邪齊武帝始通使於魏僧虔謂其兄子儉

曰古語謂中國失禮問之四夷計樂亦如之非虛言也

正銅鉞 銅鉞亦謂之銅盤本南齊穆士素所造其圓數寸中間隆起如浮漚出西戎南蠻扶南高昌疏勒之國

諸樂擊小銅鉞子合此西涼部立部鼃茲部安國部康國亦用之然有正與和其大小清濁之辨歟

唐胡部合

大者圓數尺以韋貢之相擊以和樂唐之燕樂清曲有銅鉞相和之樂今浮屠氏清曲用之蓋出於夷音也

銅鑼 銅鉞謂之銅盤本西戎南蠻之器也昔晉人有銅澡盤無故自鳴張茂先謂人曰此器與洛陽宮鐘聲相

諧宮中撞鐘故鳴也後驗之果爾大抵音比則和聲同則應非有物使之然也

銅鏡 浮屠氏所用浮漚器小而聲清世俗謂之鏡其名雖與四金之鏡同其實固異矣

銅鉦 鉦如大銅疊似銅盤縣於簣而擊之南蠻之器也

銅角 高昌之樂器也形如牛角長二尺西戎有吹金者銅角是也陶侃表有奉獻金口角之說謂之吹金豈以金其口而名之邪或云本出吳越非也

龍頭角 晉書安帝記曰桓元製龍角志曰所謂亢龍角也大抵角頭象龍其詳不可得而知史岑武昌記曰武昌有龍山欲雨上有聲如吹角然則龍頭角豈推本而爲之乎傳曰角十二具於鼓左右後列各六具以代金然則四金之志不尙其來舊矣

大銅鼓 銅鼓鑄銅爲之作異獸以爲飾惟以高大爲貴面闊丈餘出於南蠻天竺之國也昔馬援南征交趾得駱越銅鼓鑄爲馬式此其迹也今祕閣所藏頗多特其大小異制耳

中銅鼓 銅鼓之小者或大首纖腹或容體廣面雖以銅爲體要須待革成聲也